

在英国人的嘲笑中生产出“合格中国碱”

6

传奇人物

北洋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用心良苦

范旭东回忆：“当我初到塘沽勘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际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石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塘沽有原盐，离唐山的石灰石、燃料煤的产地也都很近。等到久大规模初具，精盐产销都有了起色，看着海河对岸池子里的一片莹白，日夜不息，从渐变到突变，一层层结晶，面对货弃于地的天产之物，范旭东发愁乃至着急。

大约1917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奔走于各国银行，到处借款，英国汇丰银行要求授予英商“以盐制碱”的特权，以此作为借款条件，陈锦涛谎称中国已有人创办，不能再将这个特许给外人。英国人追问是何人所办，陈锦涛说记忆不及，查清再告。第二天，他对教育总长范源濂说，你弟弟办久大精盐厂，何不以盐制碱，久大申请，我当即批准，只是申请日期需倒填年月，可以杜绝外人要求。

就在这年秋天，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化学硕士陈调甫和电学专家王小徐都有志制碱，加上在苏州办厂的商人吴次伯，他们在南通游说张謇未成，北上塘沽游说范旭东办碱厂，一拍即合。范旭东多年后回顾：“后来南北同志，都愿意把久大当做中心来办永利，中国碱业这颗种子，这时就在塘沽种下了。”当年冬天，他们几人在天津日租界太和里范旭东家中试验制碱成功，坚定了办碱厂的决心。

一天，他和陈调甫在久大厂外散步，看到一堆堆的盐坨，席盖泥封，形如小山，数之不尽，他感叹：“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这一年范旭东35岁。

1919年永利破土动工，李烛尘负责经营管理，陈调甫是制造部长，在侯德榜没来之前负责建筑、安装、技术，厂内习惯叫他厂长。以后侯德榜、李烛尘轮流当永利厂长，每人一年。

最初只能生产“红碱”招骂声

在当时的中国，制碱属于技术含量很高的高难度工业，在永利之前，四川、山西、山东、上海嘉定都有人尝试过制碱，先后失败。等到永利的11层高楼建成，高耸入云的烟囱竖起，却始终没能冒烟。有人冷言冷语说，永利最好改成冷饮店，在高楼上招待客人吃冰淇淋，一定凉爽。1924年8月13日，筹备6年多，耗资160万元，永利终于试工生产，然而生产出来的碱红、黑间杂，俗称“红碱”，不是洁白的碱。许多股东乃至发起人觉得投资打了水漂，抱怨、不满、唾骂声一片，矛头直指范旭东、侯德榜等人。永利最初的这三年一直不利。

英国最大的碱厂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早在1900年就在中国设有分公司，占有大部分洋碱市场，正好伦敦总行首脑尼可逊来华，多次约范旭东商谈。1925年春天，他带了侯德榜和精干的营业部部长余啸秋前往大连，卜内门公司表示愿意以资金、技术与永利合作，被范旭东

谢绝了。此前，1922年夏天，范旭东在庐山遇到卜内门公司中国分公司的经理李德立(E.S. Little)，这位传教士出身、汉语流利的中国通嘲笑他，中国人办碱厂早了30年。他回敬：“恨不早办30年。事在人为，今日奋起直追，还不算晚。”此后，卜内门公司再次派人暗示，愿意用高出永利投入建厂一倍的资金收购，范旭东的答复是：“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英国人在背后嘲笑他：“永利想出纯碱，除非太阳从西方出。”

其实，范旭东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在永利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度曾有把没有建成的工厂卖给外商的念头，不料对方落井下石，给出破铜烂铁的价钱，他气愤至极，决心背水一战，死里求生。

1921年来到塘沽碱厂工作的美国人G.T.李，因为善于改良制碱需要的石灰窑，外号“石灰窑”。他总是一身蓝色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奋斗在生产第一线，常常浑身灰土。他说自己是实际工作者，不是绅士。试工时期最大的事故发生在1925年3月，烤碱用的主设备4口干燥锅烧坏了，这样一来，就连劣质的红碱也生产不了。范旭东采纳G.T.李的建议，设计了一座旋转型的干燥锅，全部电焊，不用铆钉，但是要到美国去定制，为此永利要停工半年以上。此时永利已耗资300万，再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侯德榜带了G.T.李和其他技术人员，登上赴美的轮船。

范旭东是久大、永利的总经理，名义上是两个公司，其实大家都默认为一个团体，久大

拨出盐滩给永利建厂，给永利调资金，调大批人员为永利服务。永利向银行借款都是久大担保的，永利通过久大向金城银行的透支金额竟超过了久大、永利两个公司注册资本的半数，这在金融市场上非常罕见。时间长了，股东渐渐失去耐心和信心，不肯继续投资，他采取非常手段向久大挪借，到永利出产品时，历年积欠已是一笔巨款，后来干脆将借款改为久大向永利的投资。

“红三角”牌纯碱 美国费城获奖

1926年6月29日，对永利是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永利重新开工，而且产出了雪白的碱。以侯德榜为核心的技术团队经过千百次试验和失败，前后8年，永利至少三次濒临绝境，几乎把久大拖垮，终于制碱成功。比利时化学家苏尔维首创的苏尔维制碱法，长期被卜内门等公司垄断，这是第一次在亚洲摘下神秘的面纱。范旭东激动地对永利同仁说：“诸位，今天我们总算制出合格的中国碱……用苏尔维法制碱，在世界上我们永利是第31家，而在远东、亚洲我们则是第一家。”在学化学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心目中，纯碱乃是工业之母，为了有别于土制的“口碱”和进口的“洋碱”，他提议取名“纯碱”，同仁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后不到两个月，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为庆祝建国150周年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获得最高荣誉金质奖，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消息传到塘沽，永利沸腾了，十多年的

苦撑、苦干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庆祝宴会上，范旭东的眼眶含着热泪，从不喝酒的他举起陌生的酒杯，向周作民敬酒：“金融方面有周先生，技术方面有侯先生，永利事业可谓稳如泰山。”难得穿上白领礼服的侯德榜向同样难得穿白领的G.T.李敬酒：“你帮助了永利，也帮助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向你致敬，不忘你真挚的友谊！我送你一个中国名字叫李佐华。”从此，G.T.李有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中文名字，现场淹没在一片掌声中。

1920年9月，“红三角”商标在商标局注册，证号是16510，商标图案是黑圈套红三角，中间有一个坩埚，外圈有中英文永利公司名称。“红三角”象征纯碱生产过程，由气体、液体和固体同时反应。

“红三角”纯碱最初日产量只有30多吨，南北各埠争相购用，而且输出日本，供不应求。建厂10年之际永利第一次分到了红利，1927年，久大的年度业务报告中对此深感欣慰。在纪念永利建厂10周年时，范旭东兴奋得亲自爬到永利最高的楼顶，一边亲手点燃一串鞭炮，一边喊着“真痛快真痛快！”“中国化工的第一只翅膀伸出来了，物质上的收获不大，但加强了中国人技术在技术上的自信心……”久大、永利的成功，使塘沽这个历经兵火的破落渔村，变成了华北繁华的工业重镇，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永利成功了，壮年的同事头顶上，都洒了一层薄薄的拂不去的碱霜，“这就是酬报我们的战利品。”他动情地对同事说。

傅国涌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

[上期回顾]

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自幼丧父。1900年，17岁的他随哥哥东渡日本求学，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辛亥革命后，范旭东回国。后来，范旭东主张取消盐专卖，改良盐质，奖励工业用盐，免税等意见，引起了张謇等人的注意。学化学出身的他，决定远离政治，开办盐厂。

找到失踪的梵天之眼却是危机来临之时

7

悬疑小说

找到失踪的梵天之眼

李敢被悬崖上的树木所救。第二天一早，李敢被大雨淋醒，他一骨碌爬起来，慌乱中看到崖壁上有一处凹穴，虽浅却可避雨。他本能地奔向那凹穴，挤进去却吃了一惊：这处凹穴居然是一个洞口！转过一道弯，洞道渐渐升高，像一道陡坡。数十步后，洞中豁然开朗，像是一方平台，更像是一座石室，约有四五间房子大小，高高低低的木架上放着一具具的棺材。这是一处洞葬！李敢数了数棺材数量，大大小小一共十三具。

几天下来，李敢便不怎么害怕。那些棺材呈六横七纵排列。横向为五—一—三—二，第四行的三具棺材和第五行的一具棺材之间相隔很远，第五行的一具和第六行的两具呈等腰三角形。纵向为一—二—三—一。这种排列方式很奇怪，它让李敢想起一个棋局。他走到第五行第三列那具棺材前，也就是那个等腰三角形的尖部，仔细打量起来。那具棺材和其他的棺材并无二致，但吸引李敢的并非棺材本身，而是它所在的位置，那是一个很奇特的位置。

山下的土匪布满了眼线，他要把铜陀和自己的笔记本藏起来，等时局安定后再取它们下山。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要想一个更为妥当的办法。李敢的目光终于在那口棺材下面的石头上停住，他弯下身子，拿匕首挖了起来。但他马上又摇摇头，停下挖掘，将已经挖开的石头复原，起身奔向另一个位置，那是棋局中黑方的将位……

太爷爷的笔记到此结束。刹那间，古印度的神曲、法国士兵、桂家土司、中缅战争、泰戈尔家族、太爷爷、石门女和麻风病人、

神秘部落、威宁土匪、日本人、沙漠玫瑰、洞葬悬棺……历史的大浪纷纷涌来，将他再次淹没，他使劲闭上眼睛又睁开，眼前只有一个人坐在对面的地上，愣愣地看着他，叫着他的名字，提醒他结束这场漫长的时空旅行。

沈默从往事中抬起头来，原来林涛不知怎么从木架下方的石头底下挖出一个腐烂的皮囊，皮囊里装的竟是一只秤砣。沈默的眼睛都直了：“这是青铜兽钮莲花杖！”他接过秤砣，旋下上面的兽钮，只见一个太极形的凹槽里，安放着一只硬玉的白鱼儿挂件，一根细细的红丝绳恰好穿过太极点处的小孔，这是太极杖。梵天之眼肯定在这个秤砣——青铜兽钮莲花杖里面，而太极杖便是开启铜陀的钥匙，不过目前钥匙只有一半，还得找到那个黑鱼儿挂件才行。林涛两眼放光，雀跃道：“我们成功了！”

是啊，夏青教授留下的那一长串人名，终于得到了补充。梵天之眼完整的流传轨迹，应该是婆罗摩、贾亚希玛、吴尚贤、宫里雁、刁派春、囊占、傅恒、疆提、贾亚希玛、艾西瓦娅、李敢……现在，这个装钻石的铜陀已经握在自己手里，沈默的心中，却充塞着沉重的压抑感。

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过轻易。而他们一路走来，遇到的许多人都在完成指引后一一死去，只有他们这些探索者平安无事，很明显是成了别人手中的小小棋子。而今秘密解开之日，便是危机降临之时。

前后一连接，很多图景都清晰了，不过，有个关键部分还是云遮雾绕：追杀太爷爷的，怎么是日本人？“沙漠玫瑰”这四个字，居然在七十年前便已出现，它和自己遇到的“沙漠玫

瑰”有什么关系？沈默隐隐感觉到，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抢夺一颗大钻石那样简单。

林涛的大声嚷嚷打断了他的思绪：“你还在磨蹭什么啊！东西都找到了，还不快走？姐姐还在下面等着呢！”两人从老鹰崖上下来，却不见了夏晓薇的踪影，心中都是一沉。林涛慌里慌张，大喊了几声，不见回应，把一肚子的怒气全发泄到沈默身上，破口大骂。沈默还没说话，却见一个人举着手枪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是易龙！

夏青教授是谁杀的？

他将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沈默，“嘿，沈默，我们见面了。”沈默下意识地将林涛护在身后：“你把晓薇怎么了？”易龙又是一声怪笑：“她好着呢！只要你按我说的办，我不会伤你一根汗毛。如果兄弟不上路，那可怪不得哥哥了！”沈默问：“你要干什么？”易龙冷冷地说：“把你从山洞里找到的东西交给我，我把人还给你。”

易龙将他们绑成一串，带到一个废弃已久的信号转播天线平台。室内靠近墙角的地方，两个女子一坐一躺，坐着的是王小翠，躺着的是夏晓薇！夏晓薇口中发出一阵呜咽，向夏晓薇跑过去。

这时易龙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号码，按下接听键：“先生……是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手，我想听你阿金的声音……不，就现在！我现在就要，你让阿金说话……”易龙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满脸的沮丧和无助。

四周很安静，沈默等人可以清楚地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出自一台机器，带着金属味道：“我说过，只要你完成任务，我会还

你一个健康的阿金。”

易龙和对方达成协议，让对方明天带着阿金到石门坎来，进行交易。打完电话，一股奇异的香气飘散开来，沈默等人昏昏欲睡，没一会儿便不省人事。

等沈默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的绳索不见了，其他人也都松了绑，易龙却不知上哪儿去了……大家找到易龙的车，沈默打开车门，和林涛一起把夏晓薇弄到车上。林涛爬上驾驶室，启动汽车，播放录音。易龙的声音传了出来：“沈家兄弟，我走了，带着我的阿金。我阿爸就拜托你了。告诉你一个秘密，杀死夏青教授的凶手就是我！请转告两位姓夏的姑娘，易龙向她们请罪了！杀死夏青教授的原因，是有人想得到他的手稿。指使我的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中等个子，有点胖。他让我叫他‘先生’。他对教授的情况很熟悉。我知道的就这些，全都告诉你们了。对了，你的东西全在这辆车上，你仔细找一找，说不定还能多出一样，兄弟！我把自己祖传的护身符都给你留下了，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夏晓薇脸色变得苍白，她大哭起来，痛不欲生地尖叫：“混蛋！我要杀了你！混蛋……”沈默喊道：“大家搜车！”众人折腾半天，终于在副驾驶座下面找到了李敢的笔记，但就是不见铜陀和那个白鱼儿挂件。沈默想了想，说：“去崖沙，找另一半钥匙。”

汽车冲过一道坎儿，车身猛然一震，那只吉祥球打在林涛脸上。林涛骂道：“我呸！易龙这王八蛋，挂个吉祥物都弄不好，砸了我两次了。哥，你把那玩意儿摘下来，误事！”沈默伸手摘下吉祥球。精美的手工，上好的丝线，鲜艳的中国红，掂在手中还有些分量。

不经意地摇动间，里面居然发出一些响声。沈默诧异之下，用力去摸了摸，觉得里面好像有什么硬硬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在地上挖了个洞，露出一弯白白的尖角，抽出来一看，正是那个硬玉的白鱼儿！球里面居然还有个东西，他抠了出来，这一下完全惊呆了，那居然是硬玉的黑鱼儿！青铜兽钮莲花杖的另一半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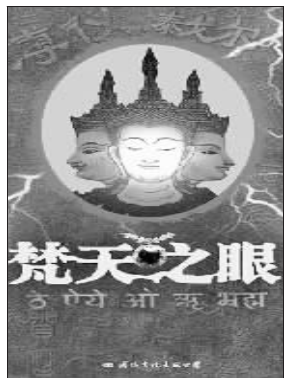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林涛发现有一辆豪华大巴远远地追来，车头喷着“山水旅行社”广告字样。沈默说：“甩掉它！”林涛猛踩油门，汽车全速向前狂奔。反光镜里那辆大巴越来越小，渐渐看不见了。林涛说：“那辆车怎么慢下来了？”沈默苦笑了一下：“也许是我们过于敏感了，风声鹤唳。”

话音未落，林涛猝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厢内响起刺耳的尖叫，几个人都差点摔倒。只见前方本来就不太宽阔的山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群羊，咩咩叫着，连成一片。一位老者拿着鞭子，吆喝着羊群向这边走来。

林涛只好摇下车窗，喊道：“喂，老伯！麻烦你让一让，我们急着赶路。”老人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搭在耳边，大声喊：“小伙子，你说什么？我不急，一会儿就过去。”原来是个聋子！

林涛焦躁地拍打着方向盘，忽然听到“笃笃”两声，扭头一看，原来是牧羊老人在敲车窗。林涛摇下车窗，问：“老伯，您有事？”老人说：“小伙子，有烟吗？烟瘾犯了，想讨支烟。”

沈默下意识地看着车外的老人，突然大吃一惊——是那个老头儿，在“雀雀”和去贵阳的火车上遇到的那个老头，沈默心中暗叫不好，脱口喊道：“林涛小心！”



蒲岸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吉檀迦利》里，竟藏着一个秘密！近百年里，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无不死于非命，夏青也不例外。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开始四处奔波，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们所到之处，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上期回顾]

在李敢教授的日记本里，记述了当年他到石门坎一个神秘部落寻找石门女子和梵天之眼的经过，但在李敢得到梵天之眼后，却被当地土匪以及两个来历不明的日本人追杀，为了逃脱，李敢跳下了悬崖。